

卷十三

書名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
 編號 D8633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

[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誓諸心非盟誓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德。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海峽三國志

十三

雙紅堂
小說
8



四朝齊明
阮嗣宗
謝安
王羲之
謝靈運
謝靈運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之二十三 第六十五回

吳門金聖歎 批點
茂苑毛宗崗

湖上李笠翁評閱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為讐。劉璋亦與張魯為讐。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斯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

所能聞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聞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聞之一張魯之自聞之耳。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為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為理之所不可。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跣屣以折之，

恐其驕則不為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關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子產之言曰：「水濡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

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為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為水而為火矣。

曹操徙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為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為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却說圍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

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

董承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

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因病不能

行，留於漢中。為後文歸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冤家撞超

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

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

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

聽得是兩邊雙敘法筆有省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

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

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

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邊聽得，孔

句兩段寫妙甚，孔

明日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
 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
 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
 敗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便有愛李嚴之意黃忠回陣問曰正
 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
 可力取明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
 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
 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來前
 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知不降兩下已
 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讐矣姓張的直張冠李戴李
 嚴慌下馬卸甲投降又是一箇軍士曾傷害一人孔明

引李嚴見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
 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不

李嚴便是待之甚厚處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今若
 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又是一箇降將軍玄德遂入

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
 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栢馬岱領兵攻打甚急

救遲則關隘休矣按荀甚緊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
 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

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
 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飛如畫孔明佯

作不聞甚妙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



前事又一

荆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為後文關公比張飛曰軍師

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四十卷中事豈愁馬

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

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橋

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卷中事非等閒之

比雲長且未必可勝純用反飛曰我只今便去知勝不得

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

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

筆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一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

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

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

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

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與岱戰不

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

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

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嘶殺便來看

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

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嘶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

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

厮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抵得一張通馬岱大怒曰汝

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

飛若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去飛回視之



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勻三次到飛遂不趕一

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

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

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

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眾在

德眼中極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又在玄德

超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先當避其銳

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

西地錦志動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

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

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

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

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

夫又被馬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

分勝負殺得好看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連翼德都恐

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寫第一張飛回到陣中

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

厮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

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

教鳴金收軍寫第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

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

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



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好關與好飲一

下其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

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捨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

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稱盟弟，盟兄。兩軍

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

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

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

暗掣銅鎚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比戰許褚，張飛更自利害。

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

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

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一將，各自回陣。前借作

收料不然將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誦

戰，倘不住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誦

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極會做馬超聞言

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

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

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

住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日，可用條小計，令

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

得兼舍地而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有用計招取爵可也

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賫金珠從小路徑

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

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金是金珠在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

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

不是皇叔保得而張魯大喜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

存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

退兵未有奸臣在內而能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即

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

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讐不

肯臣於漢中全是在內而能張魯聞之間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

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

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

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出下三箇難題馬

文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

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金珠

物極是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

兵必懷異心不想金珠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

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人馬

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二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

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

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

未有奸臣
在內而能
立功于外



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接前甚妙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

建寧人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

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前文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

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

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

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

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李恢

來得奏巧恰好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

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

行人得孔明吩咐孔明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

吾知李恢乃辨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一十刀斧手伏於帳

下囑曰令汝欲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

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蔣軫

周瑜辨明不是說客李恢見馬超妙在自說是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

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

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即借他題目發

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

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

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讐而隴西又有

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荆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

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

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

侯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太慚盡叱退李恢舌劍可以恢

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

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卷中事公何不肯暗投

明以圖上報父讐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

劍斬之方雪被將首級供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

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

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

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駿馬漢引軍

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

上曾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

前張飛顯過本事却片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

主公軍馬斯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

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能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為進見之禮

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

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

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

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

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

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個請劉

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到在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

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

有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為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為無用也。劉璋失豈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眾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部，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蒼髮喫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為立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譙周慣說天文，後來勸後主出降，劉璋當住，忽報蜀郡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為過。大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聽掛城之王累，今却哭踰城之

許靖亦遲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命

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視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

得志，傷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

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來以舌

處光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

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

簡雍。次日，親賞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

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不得

字亦即是立德實話。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皆是也。

兄弟之變，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

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

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

漢之封雍齒，赦蒯。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 不獨收二人之心，正欲收

通即此意也。 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

之主。可將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

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

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 一個做好一個做立

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

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 玄德遷劉

與曹操遷劉璋於青州，正是一樣算計。但 玄德自領益州

一則殺之于路，一則善遣之去，為不同耳。 校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各爵，嚴顏為前將軍，法正

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

義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

費觀、彭蒙、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

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共六

十餘人，並皆擢用。 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 諸葛亮為軍

師，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

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

馬超為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

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

陞賞。 諸臣勞苦功高，至此 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

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 既賞西川從征之將，遂念荆州留守之臣。

右見識

古至論

蓋不有留守則從征不能成功其餘官將給賜有差殺牛
 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既收士心軍民大悅益州
 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又結民心既守立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
 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
 心方服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蕭何強買民田宅以自汗
 遇立德不嫌立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
 市惠于民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
 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是刑
 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
 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

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
 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法

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
 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

復二句內包着無數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
 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之

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
 行其意耶因竟不問繼劉璋而用猛是猛以濟寬法正聞

之亦自斂戢法正而知恩思一日立德正與孔明閒敘忽
 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立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

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

孔明已知其意

就稟伯父。此事不必如此言。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為不重。倘一人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孟起耳，非喜其書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人川之意。以下按過西

接敘東吳一邊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去。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玄德方纔得采，不想討債的便來。張昭曰：吳中方面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主公正

是。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爾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爲人臣，所以能爲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面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玉關斬將，妙在攔當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當。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方皆無人，豈但在一時爲然，豈但在一國爲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倖見者矣。或爲之解曰：獻帝爲高帝，後身伏后爲呂后，後身曹操爲韓信，後身曹操女爲戚姬，後身華歆爲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取其不然耶？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爲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其拾全而觀之利，未忘也。見

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卧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爲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亦爲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丕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丕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苟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



猶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為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主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或與攸之為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荆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仗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荆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奪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牽制劉備却備牽制孔明孔明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權從之召諸葛瑾老小

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回次索荆州

是魯肅交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使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數日早到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索荆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實人何處得此急淚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荆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

好個計還荆州

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荆州便了兄既弟亦假應一見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老小已被騙去我正娶

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前番

借今番那孔明哭拜於地妙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

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

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

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三個人都是玄德徐徐曰

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與他借債的先亮曰既蒙見允便可為書與雲長令交

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

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自做好人瑾求了書辭了

玄德別了孔明登途徑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

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

割令瑾好回見吾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

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

二字嚴義正許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

還後文使何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瑾曰今吳侯執下

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彼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

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瑾曰將

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
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
般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
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
所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玄德



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

取了西川及等東川極似今人

賴債的最會回債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

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也瑾

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立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

恃頑不肯子瑜是實心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

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曾

會粗便要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

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

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只是不肯寫

不承曉逐回官吏之事只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

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

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尋着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

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

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

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荆州便了中人波法

勉強生出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

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

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乃辭

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

上只有借債的請中人如何倒要中人費酒席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

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閉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荆州叩見

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
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宴請帖上定為翌日

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
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

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

我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不怕討債不吃酒吾來日獨駕小

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極寫關

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

重伯父之寄託也極寫關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

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入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

戰書且不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

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雲長曰昔戰

國時趙人蔣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涇池會上覲秦國君臣

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廉既已許諾不

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往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

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

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往備光雅備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

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往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

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炮為號

在備斯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

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

一箇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今日演單刀赴船漸近岸見

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中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

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在魯肅驚

疑接入亭內敘禮舉人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

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

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荆州暫住約於取川

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還得毋失信乎不是請

是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似周瑜對肅曰

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

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荆州自應見還

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

前說玄德不肯還此說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自矢

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

耶只畧答他兩句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

計窮慮極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上地

使有所托足以圖後功而皇叔德嚮好已得西川又占

荆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唯君侯察之此將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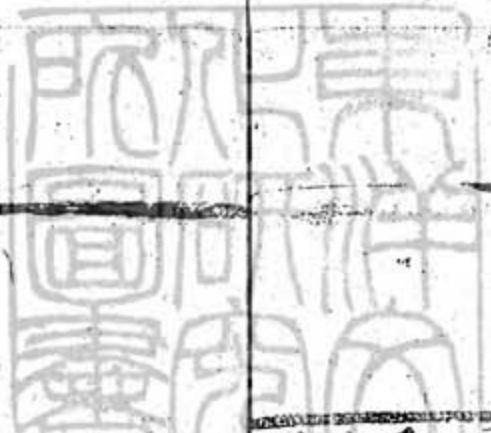
說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玄德推關公合

公對諸葛肅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肅曰某聞

飲酒之時只宜如此對答正妙在不以為意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

托乎此又坐在雲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

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忽來周



是好件當便有催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借周倉作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激不隨絕妙收拾法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把情不獨魯肅表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德請來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 單刀赴會敢平欺
當年一段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瀟池

雲長自回荆州魯肅於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荆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曾來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荆州之兵移兵向合肥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按一邊以下專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東吳參軍傅幹字彥材書諫操曹略曰

幹間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

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
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
今若舉數十萬之眾頓長江之濱儻賊憑險深藏使我
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
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

前次虛言南征竟似特為荆州作援興設學校延禮文

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

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

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荀或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

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又將前荀攸知之憂憤

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

王學姑徐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

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

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

公裁處謂君所謂政由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

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

語極軟又似極剛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

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

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天子血詔尚且無成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

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照應二十卷中事后曰且夕如坐針氈

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

可知前殺
可或原自
日心



前有一道
承後有
伏完前不
張讓後
有一穆順
相映照

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

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

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

腹無可托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

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國威

國威官官亦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

是好官官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

詔髮中書前迺至侯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

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眾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

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

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狀上止有劉備一

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

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

甚順乃藏於頭髮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

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

后有病命求醫去。害憂國病欲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

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

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

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時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

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

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好穆操連夜點起甲

兵三十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董承事泄得遲伏

又百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蓋皆下獄平明

皇后璽綬
收得傳國
符想亦收

千百世授
令人髮指

使御林將軍郝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
殿見郝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
命收皇后璽帝知自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
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敢於收皇后璽其不伏后
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
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
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
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曹操搜穆順之髮華
皆難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
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邴原管
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

管寧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凶則是虎頭

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
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者又一日寧與

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
不動歆棄書往觀今之艷羨富貴人者寧自此鄙歆之為

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復相連後來管寧避居遼
東常帶白帽坐卧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歆出而

是又見頭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
皇后一事百世中忽接敘華歆生平後人有詩嘆華歆曰

華歆當日逞凶謀 破壁生將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 罵名于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

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愉貪富貴

豈知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

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

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甲士擁后而去

帝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如聞天下寧有是事

乎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挈伏后見操操

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

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隨即入宮將伏后所

生一子皆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

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

人有詩嘆曰

曹瞞凶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如何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人曰陛下無憂臣無異

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

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

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后可以杖得皇后亦有何榮國

猶以女為后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

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

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



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卧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見克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凶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已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為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叅軍而為康報讎至於

如此之激德爲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
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爲重發於劉備而喪
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
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
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
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荆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
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
葭蕀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况今有西川之地
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託知
是以爲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荆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
曹操不下東川則荆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
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
不至荆州則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
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
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
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
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
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
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

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三篇讀

金鳳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

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

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曆有歸於逍遙

津之脫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

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

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何不使鬼衛曰

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與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

箇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米賊豈患張

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

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

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

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

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曹兵弟退見曹操怒曰

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出而防劫寨如

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操次日自引

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起恐有伏兵卽

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

不起兵來入隴且如此之懼又何心入蜀耶許褚曰兵已

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

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



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雖不初進言未已背後

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

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是刁縱馬向前

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

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

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

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操重賞四將自此

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

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虞備

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

襲其後必勝賊矣前欲退是真退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

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

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

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

真實不可適趕若楊昂依得楊任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

去楊任苦諫不從若楊任止得楊昂楊昂盡提五寨軍馬

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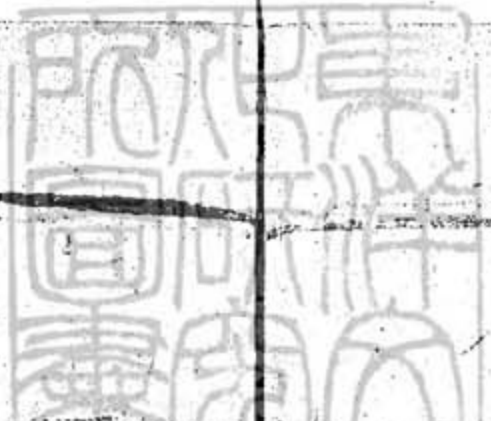
子惜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兵破敵時有山中大霧前楊

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扎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

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

大霧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

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五相



妙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火在霧中則為

紅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任領兵來救與

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火路奔回南

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柵若非

曹操亦未必能勝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

楊昂欲突陣面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

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

半夜棄關奔同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若非張衛無用曹操

亦未必能勝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

關不住自己逃走了却推在別人身上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

易弟休違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

捶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一楊任何能為張魯取了軍令

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

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

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

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

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

下軍士大敗而回兩個姓楊的都死了只剩曹操知夏侯

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

議張魯此時何不修書三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

下諸將都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

馬超往西川龐德卧病不曾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

先有楊昂
楊任後引
出龐德來

此人去在開國口中補照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

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

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照應五十五回中事乃囑

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

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

事楊奉而操欲得之龐德事張魯而操又欲得之張魯先

一則使人住說一則命將緩鬪前後遙遙相欺

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戰三五

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

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諸將口中成獎

關并伏筆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

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

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前立德欲得馬超

曹操欲得龐德賈詡亦想松其松松孔明想着楊松今

之貪者聞於外而魯獨不非哀哉操曰何由得人入南

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

却於寅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

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枝重

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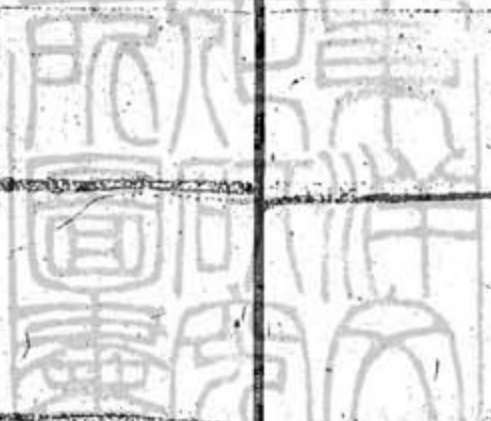
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

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

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只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

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又棄糧總為欲得龐德

則甲仍是我甲矣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



衛反誣人
可恨

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
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
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
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
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為信更有密
書呈上松大喜見金便喜不獨一物松為然也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

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求人先回
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賈此一陣偏是受賄人專要謗人受賄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明音操亦必不能
勝聞圍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
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

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
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此時猶是涓橋之心

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
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
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愿拜降此時

忘却涓橋矣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
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事有真假成真而使

人竟信為真者往往如此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魯見
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

南山去守巴中可也與難度勸劉璋一樣意思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

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

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
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與劉璋不欲燒涪是夜二更張魯

引全家老小關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
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

降張魯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金甲
操德不想操得書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

直換了漢中操得書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
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

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
一死戰魯從之劉璋能射張魯到底關圍諫魯休出

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
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賄略之於張魯無路

司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
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水賊終以封魯為鎮南將軍

關圍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
守置都尉祭酒師君之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

命斬之於市曹示眾與殺出薄後人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 積得金銀總是空

家未榮華身受戮 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

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征之
勢必瓦解智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言取曹操嘆曰
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初畏出用險峻得隴已出

老賊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
假語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
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
隘不可犯矣言不取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
按兵不動以上按下曹操一邊陸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
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
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
曹操分軍屯合肥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
郡還吳前是假割三郡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
襲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
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
會雲長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然後入吳到秣陵求見孫

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

為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

交割今傳書送還說得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

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前以玄德容身為

身為辭總今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

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荆州全土有此一語又為後文

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

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

因操在漢中乘時取合肥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

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此時關公並不作梗則知前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

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克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以錢糧為重

家之攻皖城意亦然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又補敘幾箇不來的却說軍馬

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塵蓋孫權親冒矢石皆為蜀中所得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

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問此法皆費日月而

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兵

神速也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線冒矢石而上甘寧可謂技朱光今弓弩手

齊射甘寧撥開箭林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搗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張皖城已失遼即回

兵歸合淝不中呂蒙所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搞三軍重賞只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讐照應

八回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

投好詳

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
 意推開果卓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
 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
 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
 人分於兩下與劉備劉璋筵前看諸景早有人報知孫權權
 慌跨馬直至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
 二人休念舊讐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寫凌統真
 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肥三軍盡發張遼為
 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想曹探差薛悌送木匣一
 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合肥木匣與南屏是日報
 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肥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

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將教帖
 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
 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
 其鋒銳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有以守為守者有以戰為
 是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吳有甘凌不
 睦睦魏有張李
 不睦彼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眾我寡難以迎敵不如
 此相對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殺
 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
 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既曼成肯
 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
 斷小師橋與孔明斷金鴈吾與樂文謙擊之曹操只教兩
 橋橋一樣方法人出戰一人

堅守今却三人俱出可見行軍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

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

陸續進發望合肥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

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張遠

誘敵兩人埋伏又是變化不拘二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

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

北忽聞連珠砲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

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讀

此為孫權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

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

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

丈餘並無一片板讀至此又為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

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

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

橋南與立德檀溪躍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 又見吳侯敗合肥

退後着鞭馳駿騎 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立德檀溪之奔是出

之走又舍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

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此

不得逍遙津做了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

惶恐灘零丁洋矣凌統不能越橋而孫

立德檀溪 躍馬與孫 權逍遙津 躍馬但有 神助

此語直傳今日

邀天幸也。稱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小兒便害怕大人原不必害怕人人害怕便是眾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竝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下孫權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為後文張本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

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為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為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為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宓，宓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讐，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讐讓讐不足

奇而以讐救讐乃足爲讐者之所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過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爲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或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攸爲魏之謀士而以琰爲漢之忠臣

袁譚袁尚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惟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不與植皆爲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木愛植是爲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爲母之愛

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

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能入與曹操當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奈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熱關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今讀者快之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

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
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膽于吉索命左慈不索
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
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箇左慈是
子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為仙若左慈之
仙則真仙耳

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實諸所無左慈其借空柑點化
曹操乎漢家簫鼓魏國山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
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丘漢也魏也吳
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為空即知現前
之亦是空不待脫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而未并不
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
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
十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
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
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屢次
主此番却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
有膽氣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
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
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為上回權曰曹軍勢大不可
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

又起爭端

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
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敗孫權恐
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
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
功一可當百則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
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
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
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或破敵而
飲酒以壯衆人聞言而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
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
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南人本是無用甘寧將

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
插於盔上爲號前爲錦帆賊今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
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
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
既寫甘寧有膽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
又寫曹操能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
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遼能止吳見夜
夜驚一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
樣聲勢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
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鼙鼓聲喧震地來 吳師到處鬼神哀

收拾得百
興

前番分食
是激勵合
奮分賞是
謝勞

此時仇亦
當釋矣

百翎直貫曹家寨。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

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鼓笛之聲比銅鑼響，孫權自來時又是一樣氣色。

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乎曰：將軍此去，足使老

賊驚駭。張遼小兒不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

千疋，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

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寧善將將，次日張遼引

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

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處，張

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

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

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

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

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

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而門翻身落馬。曹休

甘寧暗寫妙甚兩軍齊出各救，二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

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羽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

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

惡。甘寧不是以德報怨，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

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

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三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

殺奔江邊來。寫曹軍甚是聲勢時董襲徐盛二將樓船上見五路

軍馬來到，顧諸軍各有懼色。南人無用。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

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

典軍中去了。甘寧百人在黑夜，徐盛數百人在白日，白日更難于黑夜。董襲在船上，令

眾軍播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

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脚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

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

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寧不畏死而不死，襲不畏死而死。

竟死有幸焉。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却說陳武聽得江

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

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寫

處軍馬分頭交戰，歷歷詳明，一筆不亂。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

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圍在

垓心。曹操坐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

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前張遼所

今許褚所斷者兵也，皆善於用截。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殺了到江邊不

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又殺入去。問本部軍主

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

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

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又殺出來。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

殺入圍中。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論，論

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

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

此數番寫周泰如飛龍伏虎，真

人中之英傑也

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營難救主尤到江邊呂蒙引
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難又殺出來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

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
救主之後猶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又殺救出徐

盛又殺出來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

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
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林抓住袍

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於龐德與祖茂之

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前

盡正慌問忽對江一宗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權女

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陸得又有乘勢登

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正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

而回初有甘寧之劫營後有陸遜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

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水

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

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有流涕

橫者文君之感臣亦涕泗曰卿兩番相救照應十五不惜

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

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

休戚也贊周泰正言罷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皮肉肌

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

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若欲以瘡疤換酒

隆重周泰者正以激諸將也

不痛不能飲矣。若但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飲？是日周
手。○以此行酒，恐惜死武臣，終席無一盃相及也。蓋以爲顯耀，無數者
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無數者

一頂，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
羅蓋，權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
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

爲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
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
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

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孫權操留曹仁、張遼
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尚書

崔琰力言不可。眾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
平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崔琰之阻魏王，更烈於荀彧。

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曰：此
曹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彧荀攸不聞其罵，而廷尉

白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

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

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
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讓之。粧

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
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

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

時死於晚城照應十八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

曰植四曰熊自稱魏王便是其子篡漢之兆故於此處特詳敘其子於是黜了夫人

而立卞氏為魏王后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

章操欲立之為後嗣丕與植一母所生而操獨愛植又與

見操則但以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

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

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

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

是哭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

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甚妙操問

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妙操曰何所思詡對

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簡而意妙妙操大笑遂立

長子曹丕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

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

旨再往温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

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曹操以柑子餽

老瞞前後至中途挑擔役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

映射成趣妙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

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眾人大喜

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

鸚籠先生能使身輕今世眾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

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

言出姓名

奇

更奇

先生鳥角紫虛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
 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
 無肉前以空盒賜荀彧可謂一報還報一笑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
 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
 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
 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
 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纔入我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變化好雄也稱
 魏王圖漢鼎皆當作如是觀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
 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萬羊丞相斗酒操學士皆不及矣
 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
 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

一卷打進

說話好怕人

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
 書張角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矣然張角以此煽惑天下左慈以此點化奸雄又自不同上卷名天
 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
 地道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
 取人首級此句便是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
 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銅雀臺上謂眾官曰我若解兵柄恐
 人謀害今若去修行便没人謀害矣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
 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
 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罵之麻衡罵操大
 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擊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
 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鼾鼾熟睡

全無痛楚。二拷吉平之威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

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

地上並無傷損。械繫楊彪之威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

看時慈端坐於地皮轉紅。先生面皮紅曹獄卒報知

曹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

亦能盡操無可奈何。老賊奸詐百出至此亦有是日諸官

皆至王官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於筵前眾官

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

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

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將虎鬚且不懼取墨筆於粉牆上畫

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

一副鮮血尚流。假龍真龍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

耳。呆話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

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盒放筵前以水

噴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空中有花花即是眾

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刻庖官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

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愈慈曰此亦何難

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

鱸魚放在殿上。湖州之柑既已化實成空操曰吾池中原

有此魚。更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

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眾官視之果是四腮。巨口細鱗

曾有之矣操見此魚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

周美恭壁之事乎

奇極

日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書在張松口中今在左慈盆內操大疑慈取桌上玉盃滿斟佳釀進操曰更見約術之妙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書將酒分為兩半奇絕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遠殿而飛嘗讀列仙傳飯可為蜂飲可化龍則眾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為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

只追不上虎衛將軍之威至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

奇而更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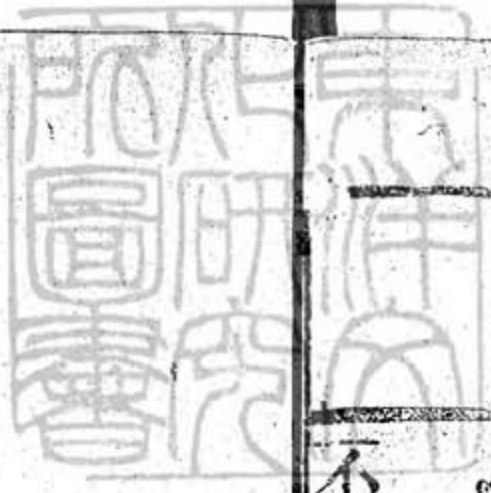
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人羊羣內羊亦可名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盡殺羣羊而回追趕左慈不上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幻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斷頭之羊既可活剖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正與前慢步而小童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孫行者

幻之法不謂三國動街市操令眾將將猪羊血潑之細送
 國志中已有之
 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
 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
 一致而有萬殊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白鶴遠颺而飛白
 萬殊仍歸一處或借羣羊隱形或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
 成趣或借羣羊隱形或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
 乘白鶴退舉幻甚趣甚
 一且休言操死於子年正月也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忽
 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
 上演武廳來打曹操甘寧百騎是真馬左慈百文官
 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 道士仙機更異人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御書物方



天
圖
書

